

# 人口問題

謝徵孚

當世之人大都把驚異的眼光，集中注意於原子科學的進步，它將如何把我們帶到另一個新時代，或者是另一個星球，這個局勢顯然掩蓋了人類其他一切的現代發展。而我們却信人類在當前遭遇到一項最嚴重的事實，似乎比甚麼都重要，就是在人口方面，我們面對着最大的挑戰。

專家們的估計，在文明破曉的當時，大約是在五千年之前，地球上的人口總數，不會比二千萬多了多少。當基督出生之時，整個世界人口，也不過二億五千萬。經過了十六個世紀，就是總到了一六五〇年，也還不過到達了五億五千萬。可是從這時期起，便有了很大的變遷情形，僅在一個世紀之中，一七五〇年便增到七億，不到再一個世紀，他又超過了十億。在一八五〇年與一九五四年之間，情形更顯得可驚，它又增加了一倍以上。許多人口專家把它稱為人口的爆炸，並且慨嘆人類的歷史和人類業績的高水位，本來是向進步方面上升的，如果人口是這樣的爆炸，可能與原子的爆炸情形不同，意思是人口爆炸將是進步趨勢的逆轉。

我們試就這幾年來有關於世界人口的幾個重要統計數字，略加分析。

根據一九五四年聯合國的人口調查統計，全世界人口總數共為二十六億五千二百萬，其中包括：

亞洲	十四億五千一百萬
歐洲	四億零四百萬
美洲	三億五千七百萬
蘇俄	二億一千四百萬
非洲	二億一千萬

海洋洲（包括澳洲、新西蘭、太平洋中羣島）一千四百三十萬

上項統計告訴了我們，亞洲的人口，現居最大部份，幾佔全世界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五。

一九五七年聯合國統計，上一年度的世界總人口是二十七億五千萬，比較七十年前約多二倍。一九五八年聯合國年鑑中所列一九五七年的人口已達二十七億九千五百萬。當一八五〇年與一九〇〇年之間，每十年約增百分之六，在一九〇〇年與一九三〇年之間，每十年約增百分之七，目前每年要增加四千七百萬，不久的將來，每年可能增加七千五百萬人。茲將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五五年世界人口增加情形，列表如左：

年代	世界人口單位百萬	對前期增加百分率	人口倍增所需年限
一八〇〇	九〇六		
一八五〇	一・一七一	〇・五三	一三五
一九〇〇	一・六〇八	〇・六四	一一〇
一九三〇	二・〇一三	〇・七五	九三
一九五〇	二・四七六	一・〇四	六七
一九五五	二・六九一	一・六八	四二

根據此表，以一九五五年而言，每經過四十二年人口便要增加一倍。於是有人做了這樣的算法，到二〇〇〇年世界人口將達六十億，到二〇五〇年將達一百三十億。我們知道這個地球也許可以容納三十億到七十億人口，那麼到了本世紀末，世界將有人滿之患了。

再以聯合國的統計來分析，人口增加最快速的地方是拉丁美洲，其次是非洲亞洲等地，美國和加拿大較少，西歐和中歐方面。在過去比較發達的國家的人，增加率較高，今日則是那些務農為本而比較貧窮的國家，都變成了人口繁速的地方。

我們研究世界人口遽增的主要原因，並不一定是火箭式的出生率加快，而是縮退的死亡率降低，這個加速的速率度數，由於人類預防疾病，避免死亡和生產更多的食物。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經常發生的鼠疫使人類的生存總是危險的。每一代都有大部份人在嬰孩時期便夭折，而所預期的新生嬰孩的壽命，平均不會多過三十五歲。任何由於死亡率減低而促成的暫時性人口增加，事實上又給飢荒和疫症抵消了。

但從一七五〇年左右開始，農業、工業、醫藥各方面的革命，開始促成改善西方國家的生活條件的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居住的生活條件帶來了死亡率的銳減，特別是嬰孩死亡率，這就使兩個世紀以來對於西方國家的人口有了統計上的變遷。不過個統計變遷是緩緩的，低的死亡率由低的出生率抵消。在一個多世紀的時期中，使出生率和死亡率非常接近，所以我們說歐洲的人口往往是比较穩定的。

可是擁有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世界經濟落後地區——包括亞洲大部份、非洲、拉丁美洲——在二次大戰後，發生人口統計的變遷，其所依循的途徑，却不完全同於西方工業國家。現代技術已經神奇的縮短了死亡率銳減所需的時間。西方國家以前需要一個多世紀才能達到的縮減，在未開發的地區，現僅需要十年以下的時間就可以實現了。

我們試舉一例：現在拉丁美洲人口比較世界上任何其他主要地區增加得更快，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裡，現在每年的出生率

幾達百分之三，比較世界人口增加率的百分之一·五，剛剛要超過一倍。出生率繼續是世界最高之一，造成此最高紀錄的，不能不說是新醫藥發揮了它的效用，因此死亡率大為減縮。

在非洲和亞洲有同樣的趨勢，就是那些較落後的國家人口死亡率減少了，自一九五三年以來，死亡率愈來愈低，譬如錫蘭這個地方，在一年之內，便減低了百分之三十四，現在科學和醫藥進步，能有控制各種疾病，遂大大的減低了落後國家的死亡率。我們從下表可以看出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五四年，世界人口每隔五年死亡減少的情形：

年 代

比較前五年減少平均百分率

一九二五——一九二九	六·四
一九三〇——一九三四	四·六
一九三五——一九三九	六·三
一九四〇——一九四四	八·五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一九·二
一九五〇——一九五四	二〇·一

如果說出生率也和死亡率同樣的減低下去，那麼人口也就不會增加很快了。可是在經濟較為落後的地區，一定是些農業國家，農村人口的出生率向來就是很高的。現在的科學和醫藥發達，幫助了貧窮國家減低死亡率，並未幫助他們減低出生率。同時死亡率減少，更能促進出生率增高，因為婦女們較前健康了，流產少了，做寡婦的機會也少了，於是落後地區的出生率，比較進步國家，有時要高出了兩倍。

亞洲的日本，戰後的人口，也是急劇地增加，一九五七年，日本總人口已突破了九千萬，快要進入一億之關。當二次大戰結束時，日本本土人口大約是七千二百萬人，可是時隔十一年，竟增加了一千八百萬，相等於南美洲阿根廷人口總數，比較歐洲的瑞士要多得多。戰後自東南亞及中國大陸遣回日俘日僑約六百二十萬人，但日本有一百二十萬華僑與韓人返回本國，兩相抵消只是五百萬，其餘一千三百萬便是自然增加的。我們知道戰前日本出生率最多的年份，從沒有超過二百三十萬人，但一九四七年却有二百六十九萬人，一九四九年竟達二百七十萬人。考其最大原因，係由於日本在盟軍佔領時期，盟軍總部不斷的監督日本各地大量使用 D.D.T.，同時新藥盤尼西林亦大量使用，所以嬰兒死亡率減少，肺炎、肺結核、傳染病、治癒極多，而癌症、中風等病，現已顯著降低。因此人口突增，以一九四八年為例，每千人中增加二一·六人，造成了日本人口自然增加率的最高紀錄。

一九五五年日本勞働省調查，十五歲至十九歲的勞動人口佔百分之五十九，老年工百分之八，童工百分之三十三。現在適

齡從事生產人數總額四千二百萬，完全失業者七十萬。潛在失業者五百萬。農村的農業人口一千八百萬，戰前同樣數的耕地由一千四百萬農人耕種已達飽和點，現在增多四百萬農民，足以證明勞動力過剩。工礦業勞動人口也有過剩的趨勢，商業人口戰前僅四百萬，現增至六百萬，因工商農礦各方面容納不了這樣廣大的勞動人口，結果當然失業者多，貧民階層便有了擴大的趨勢。

由於日本人口增加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問題，日本政府乃公然准許墮胎。據厚生省（即社會福利部）發表的正式統計，一九四九年日本的墮胎案約十萬宗，一九五〇年約三十萬宗，一九五三年已超過一百萬宗，一九五五年為一百一十七萬宗。這是公立「妊娠中絕指導所」的正式報告，如加上私人墮胎，自然更不止此數。不過後來日本國立公衆衛生院提出調查報告書，認為人工墮胎，對於母體的健康，多有不良的影響，因此日本政府改變了政策，鼓勵節育，現在日本的都市與農村約有百分之三十三的青年男女，是受着政府的鼓勵實行節育的。

我們再來看美國的情形怎樣呢？美國目前的人口總數約一億八千多萬，這種情形，顯示美國的人口也是直線上升的，從美國的歷史看，一六〇七年英國人在美登陸以至一八八〇年間，美國經過了二百七十三年才積聚了五千萬人，以後祇需每三十五年再增五千萬，即是說在一九一五年人口為一億，到一九四九年，人口激增至一億五千萬，換言之，這三十四年恰好又多了五千萬。

美國許多社會學家對於美國人口激增比率，感到詫異，因為過去幾年間，沒有預料會有今日的現象，以一九三四年為例，那時預測一九五七年的數字可能是一億四千萬，但事實否定了這項預測，並不可靠。現在美國比蘇俄人口增加更快，在過去十年間，蘇俄祇多了一千萬人，而美國却多了三千五百萬，世界上僅有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出生率比美國還要高。

從統計數字可見美國人口迅速增加之原因，今日美國人結婚較早，而且養育更多兒女，此種結果，乃由國家繁榮及安定所致，由於美國人目前有能力養育更多的子女，因而生育加多。試看美國戰後因為嬰孩出生率很高，就使今日美國的青年部份的人口驟增，一九四〇年的人口調查，年齡在十八歲以下的青年人口共四千萬，佔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一，到了一九五〇年，十八歲以下的青年人口增至四千七百萬，一九五六年為五千七百萬，佔了總人口百分之三十四，我們再看美國的小學情形，一九五〇年，小學和幼稚園的兒童共二千一百四十萬，一九五六年增至二千七百九十萬，五歲以下的兒童，在這六年之內，由一千六百三十萬，增至一千八百七十萬，這樣的現象，如果繼續增加上去，美國人口很快必突破二億大關。

現在我們從另一角度看美國的老年人，由於新醫藥的發達，增高了壽命。根據麻省早期紀錄，發現在一七八九年，一個白種男子的壽命估計是三十四歲半，女子的壽命是三十六歲半。到了一九五四年，美國男人的壽命平均是六十六歲點八，女人是七十二歲點九，換言之，現在美國人的壽命一倍於兩個世紀以前。因為這種關係，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大為增加，在一九〇

○年只有三百十一萬，每五個人中才有一個老年人，到一九五六年年逾六十五歲者為一千四百萬人。於是老年人口在美國成了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必須尋求方法，把人數陸續增加的老年人，仍然要為他們安置在社會裡，為他們想方法，使他們仍能享受有用的和充實的溫暖的生活。在過去，從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問題，現在的老年人，卻在人口變遷的現象上打了一個新問號。

中國人口在世界人口中向居第一位，可是我們對於現在中國大陸的人口，毫無所知，以此不能在這裡有所論列，深感遺憾。茲就臺灣近數十年來以及今日的人口變遷現象，概述如下。

臺灣人口，在日據時代，從一九〇五年開始舉辦第一次戶口普查，以後每隔五年舉辦一次，至一九四〇年共舉辦戶口普查凡七次。光復以後，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五六年舉辦了第一次戶口普查。歷次的普查結果，

年 代	戶 數	男	女	總 數	增加指數
一九〇五	四八七・三五三	一、六一〇・八一六	一、四二八・九三五	三、〇三九・七五一	一〇〇・〇
一九一五	五五五・三六六	一、八一三・〇五三	一、六六六・八六九	三、四七九・九二二	一一四・五
一九二〇	五九六・二〇八	一、八九三・五四一	一、七六一・七六七	三、六五五・三〇八	一二〇・二
一九二五	七二六・五二六	二、〇五二・六六九	一、九四〇・七三九	三、九九三・四〇八	一三一・四
一九三〇	八〇五・七九七	二、三三三・二八三	二、二二九・二四九	四、五九二・五三七	一五一・一
一九三五	八九七・五六五	二、六五九・八一九	二、五五二・六〇七	五、二一二・四二六	一七一・五
一九四〇	九九七・四四七	二、九七〇・六五五	二、九〇一・四二九	五、八七二・〇八四	一九三・二
一九五六	一、六六二・二一一	四、七四六・八一	四、五六三・三四七	九、三一〇・一五八	三〇六・四

從右表可以看出臺灣人口的增加，是非常迅速的，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二五年，在二十年之間計增加百分之三十一，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〇年，在三十五年之間增加幾達一倍。至一九五六年，僅僅五十一一年，增加兩倍以上。當然在大陸淪陷期中，尤其是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間有大批人口遷入。但根據近年來的人口登記統計，臺灣人口正以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三點五的自然增加率在繼續增加，此種增加趨勢，僅次於波多黎哥的最高人口增加率。

我們從上面各項資料看起來，可知現代人口的趨勢，是普遍的增加，而經濟落後地區，情勢更加嚴重。嚴重的現象，或許會引起飢荒和不安定。因為糧食和其他必需品的生產，如燃料、金屬、棉布、電力……沒有這些，增加的人口難以獲得生存。以糧食而論，現在世界所餘耕地無多，在許多人口增加最快的若干國家裡，缺少耕地，已顯示了問題的嚴重。

同時，在這世界許多人口稠密地區的人口增加率，幾乎全不是糧食和貨物生產率所能供應的。巴基斯坦的情形，就說明了這個人口的困難問題。在巴基斯坦，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技術已越過了糧食生產百分之二十，但人口在同期內已經增加得

那麼快，以致目前每人所得的糧食，比前反而減少了百分之三十。

好些經濟學者以人口不停地增加，至少是拖延或阻止經濟進步，目前的情況，世界的生產確在增加，可是生產增加，僅是够應付人口增加，這並不是經濟發展。所謂經濟繁榮，必須是每個人所生產的東西增加才對。要達到這個目的，祇能增加工作人數是不對的，必須增加其他東西，如電力、機器、良好的社會組織等等。要發展經濟，不是要能够應付增加的人口，同時要綽綽有餘才行。一個國家的總收入增加，可是僅能勉強應付人民最低的需要，這解決不了貧窮問題。如果以現在人口每年約增加百分之三來計算，那麼要消滅貧窮問題的現象，經濟發展必須增加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才够有餘。但是要做到這一步並不容易，因為現在人口和資源的比例，已經大相懸殊，要累積資本作長期的工業發展已不容易了，在印度、錫蘭、埃及、巴基斯坦等地，國家總收入雖然增加，然而每人平均收入並未增加，這就成了問題的癥結。

最近國際間有兩個很重要的會議，都以人口問題為討論的主題，一是國際社會工作會議，一是國際工業發展會議，前者是社會性的，後者是經濟性的，這兩次會議所發布的有價值的資料及其分別做成的結論，足以代表一般概念。

國際社會工作會議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日本東京舉行第九屆會議，研究中心是經濟發展政策與社會發展政策之相互關係，所以人口問題，列為重要的討論題目。該會議第三委員會即人口問題研究委員會，經過熱烈討論所獲致的結論要點如下：

「一、委員會獲悉全世界現有人口為二十七億，其中一半人口居住於人口過剩的亞洲地區，而且全世界每年要增加三千萬至三千二百萬人。

由於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各國衛生事業及醫療治療設施之普遍發展，已使人類疾病率與死亡率大為降低，老年人壽命愈益延長。

二、許多技術落後國家迄今仍停滯在農業經濟階段，資源缺乏，人口增殖迅速，以致在經濟、社會、心理各方面引起嚴重情勢，此種情勢不僅為國內所關切，抑亦為國際所關切。各國政府與人民多已盡其所能，運用國內資源及國際援助，以應付此一爆炸性的人口問題，其所採取方法包括調整經濟，發展農業與工業及增辦各種社會福利等。若干國家已採取「家庭計劃」政策，以節制生育及改善衆多人口之生活。亦有若干國家將家庭計劃工作置於衛生業務之內，用以增進家庭幸福。

三、在許多工業國家內，由於衛生事業與衛生教育之進步，及戰後出生率之增高，致使其原已靜止之人口有顯著的增加。惟由於其社會安全制度之良好發展以及高水準國民所得之關係，其所受「人口數量增加」之壓力，尚不如所受「人口阻成份子變遷」之壓力為大。其人口十五歲以下兒童及六十五歲以上老人所佔比例，大為增高。不過，在人口組成分子變動期中，有生產能力人口數量及其在總人口所佔比例，若干國家仍有增加現象。人類壽命延長後所產生之結果、為身心衰廢人口之增加，該

批人口不是生產力很低，便是全無生產力而須仰賴其家庭或社會生活者。

四、第三類國家是地廣人稀的國家，其土地尚未完全利用，植物及礦物資源，亦未完全開發，故縱使其面臨若干福利及外來人口就業問題，但為補充其不足的人力起見，對於國外遷來移民或改善衛生所增加之人口，甚表歡迎。由此可見，各國對於人口問題之看法每因其環境之不同而異，因之對於人口問題之政策，自亦應由各國自行決定。

五、促使人口組成份子發生變動的另重要因素乃是青年及壯年由鄉村變遷移到城市或工業中心地區，特別是較大都市的事實。若干國家內省與省間，州與州間亦常有大量移民發生。很多人脫離其鄉村中以家庭為中心的安全體系，而進入到陌生的都市社會，鄉村及都市的人口組成分子均因之發生變遷。此種由鄉村大量流入都市中的人口，使都市增加了許多獨往獨來的個人，攪亂了都市中的家庭安定生活，造成了兩性人口的不平衡，在亞洲與非洲的許多城市中，青年及中年男子遠較女性為多。而鄉村與小城鎮則多了年歲較大的人。一方面鄉村中原有大家族 *Joint family* 安全體系宣告破裂，另一方面城市中則充滿了小家庭與互不相關的個人，終至喪失了以大家族為中心的社會安全體制。

在歐洲與美洲方面，由鄉村流入城市的人口造成了運輸，交通及社會等問題，並影響了原有家庭的安定生活。但由於戰爭的結果，西方國家城市中兩性人口的比率，都是女多於男。

六、目前世界上尚未出現國與國間的大規模移民，但因遭受政治危難或政治分割的國家以及採取鼓勵移民政策的國家係屬例外。數以百萬計的難民總是喜歡湧向人口眾多的城市地區尋覓工作或救濟，若干國家現已採取將外來移民安置於鄉村地區的政策，此種外來移民由於其語言，文化，倫理等與當地社會不同的關係，已引起許多經濟社會問題。自然如同國內移居一樣，外來居民亦造成「人口組成分子」的變遷。

七、除以上原因外，戰爭、革命及自然災害如流行病，水災，旱災和颱風等，亦能造成大批人民的異動，有時政府傾向於一項政策，即乘人民喪失安定生活之際，設法將其遣散或大批予以徙置。

八、以上這些人口變遷與喪失平衡，嚴重的影響到人民傳統的生活方式，並且破壞了原有安定生活的安全感，此種變遷所引起的人口異動殊為突然，任何個人及家庭均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社會脆弱的少年集團 (Teenage group) 所受影響，尤為鉅大。於是各種社會需要和問題，均告發生，其範圍之廣大，已至非動員各級政府與社會全體力量予以解決不可之程度。

九、此種努力範圍，應包括由基本生活所需之食物，衣服、住宅、衛生、教育等服務項目，以至全面的社會福利工作，無所不及。所謂全面的社會福利工作，乃是包括對於在精神，身體，社會等方面不正常的個人或家庭之重建，有工作能力者之就業輔導，以及外來移民的「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 與社會完成 (Social integration) 等工作，此種同化與完成工作主要目標，並非降低外來移民或本地居民任何一方的生活水準，而是在其相互接觸改善與充足雙方之生活。

十、鄉村人口集中都市一事，形成了二十世紀特有之經濟社會現象。吾人如欲避免充滿緊張與衝突的不健康都市生活，實有著手調查，研究和設計解決方案的迫切需要。同時吾人並應促成鄉村生活都市化，增進就業機會以及文化傳播與享受，並欲將鄉村地區原有優點，如親切與鄉誼，傳授於彼此漠不關心的都市社會。

一九五八年第九屆國際社會工作會議，我們認為最大的收穫，就是關於研究人口問題所作的結論，實具有科學的價值。這個結論分析人口劇增的因素，並無新穎的意見，但討論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特別指出了「人口數量增加」的壓力，尚不如「人口組成分子變遷」的壓力為大，這無異對人口問題的研究，提出了一項最重要的修正意見，就是不僅要注意人口數量增加的問題，尤當注意人口組成分子變遷的問題。而結論中把當前十五歲以下的兒童及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急劇的增加，以及鄉村人口大量的流入都市或工業中心，這些被視為人口組成分子變遷的兩個基本形態，因而歸結到我們的努力範圍，應包括衣、食、住、衛生、教育，至全面的社會福利工作，並欲以文化傳播，調處相互接觸的社會關係，這個結論，我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

我們現在再看國際工業發展會議的專家意見又如何？

國際工業發展會議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nference 是由美國時代與生活雜誌 Time-Life International 及司丹佛大學研究院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邀請了世界各國一百餘工商團體、銀行、工廠、公司，於一九五七年十月在舊金山舉行，共有六十二個國家參加，出席代表五百五十一人。這個會議的性質，是在交換工業發展的需要與知識，研究工業投資的機會與可能，探討自由企業加重要與途徑，第一個議題就是「人類之大勢所趨」 Great Potential of Mankind 其目的在說明世界人口劇增及慾望提高，所需生產增加，美國加里福里亞大學教授兼美國派駐聯合是人口委員會代表戴維斯 Kinsley Davis 以「世界人口劇增」 World's population explosion 為題，首先發表了第一篇驚人的專題報告。

戴維斯用極堅定一語氣，第一句話便告訴了大家：「討論任何未來經濟發展問題，倘忽略人口增加的因素，那是徒勞無功的」。這話有二種理由：第一、經濟發展所追求的目標，非僅為提高國家總所得，而更要緊的是求國民所得的增加，這當然是與人口數量息息相關的。第二、國民所得計算方式的分子——國家總所得，是視人口的衆寡組織及出生率等各情形而改變，所以人口也影響經濟變遷的速度與特質。

他說本世紀末，所有人口增加的預測，都失之於過低。尤其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〇年初期，因工業國家人口出生率降低而給予我們可以樂觀的印象很快便消失了。

他認為人口增加，世界的蘊藏却不曾增加，可以補救的惟一希望，是賴科學與技術的進步，以求對剩餘的資源更有效的利用，及對今日尚未能利用的資源設法加以利用。雖然世界上在工業發達的地區，存在着某種物資的過剩，但就整個人類而言，短缺



已與日俱增。戴維斯並且說明了過去國際間的經濟不平等，造成對資源的爭取，又因為不同地區人口增長率有差別，更加深了經濟的不平等，可是人口增加情形在貧乏國家是遠較富有國家為大，他所說的，恰和我們在前面所講的情形一樣。不過戴維斯在這裡倒提出了一項新觀察，他說從人口增加立場而言，富有國家不一定需要科學進步，科學反而進步了，於是更形成貧富懸殊。他拿十五個工業國家與二十個非工業國家來比較，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二年間，前者人口增加百分之七點六，後者增加百分之十點七，假如能倒過來，則這兩類不同性質國家國民所得的差異反會減少。非工業國家因人口的繼續增加，在此期間生產雖已加多，但每人的消費還是漸少，這也是和我們在前面所分析的差不多。

戴維斯說：工業國家及非工業國家間經濟不均衡的繼續增加是因前者科學技術不斷進步，而後者人口過度增加，這二個因素有着連帶關係，毫無節制的人口增加，對非工業國家而言，只是妨礙他們去獲得所需要更多資本，技術，及擴充生產的機會，工業國家科學技術，日益進步，善為運用各種能力及物質，且引進更多新資源。戴維斯因此強調一項主張：『在一個人民僅能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農業國家，其每年人口增長率接近百分之三則很難得到科學與技術一進步』。

分析大部份農業國家死亡率下降及健康改進時，戴維斯認為基本原因並非因為他們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在國際協助下普遍採用近代科學藥物所致。尤其可注意的是這些藥物非常便宜，幾乎每個貧窮的國民都可以用得起，所以預期非工業國家的死亡率，仍將繼續下降。而另一方面，若干非工業國家每年出生率為百分之三乃至有高達百分之五，單以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三而論，非工業國家的人口只須二十三年便增加一倍，比世界人口平均為四十二年增加一倍，超過很多。

戴維斯報告書的結論是：使生產達到最高，以及使勞力減到最低，是人類進步的真諦。但今天人口過份的增加，尤其在落後地區，將有更多的人掙扎於飢餓的邊緣，這是工業及政治領袖的重要課題。只要增加耕地及糧產便可以解決人口問題的陳舊想法，我們必須放棄。利用科學便可以永久維持上漲的人口，也是不合邏輯的想法。假使要達到利用科學，技術與工業永久維持人類的的生活，人口必不能無限制的增加。科學技術與工業的基本是人類的技能與知識。今日一個國家最可貴的資源並不是鐵砂、煤、鎢及龐大數字的人口，而是它的人民的技能與知識。假如人口增加比技能進步為快，我們便可知，他們將倍加努力才够維持，而且進步的可能也隨之減少。戴維斯最後說：『自由世界應永銘不忘，如何使人口的增加，蛻變為人類素質訓練提高』。

我們從國際社會工作會議和國際工業發展會議所發表關於人口問題的意見，加以比較的研究，很顯著的有着社會性和經濟性的不同觀點。社會工作編重人類福利，要在實際發生的情況中拯救我們面臨的人口危機，所以特別注重於人口組成份子變遷的壓力，甚至於認為大過於人口增加的壓力，這在社會工作者的立場上，應該提出此主張。工業發展所重視却是經濟的前途，是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因此把人口增加的壓力看得比人口組成分子變遷的壓力為大，自然而就流露了馬爾薩斯悲的觀主義，於

是應付人口的挑戰，便只有實施圍堵政策，節制生育和提高優生學，就是最有效的辦法了，這是社會主義者不能同意的，早有人罵過馬爾薩斯是一腦子資產階級意識，根本上沒有從財富的分配上來解決貧窮，單單要堵住人口，並不是好辦法。好像有錢的人儘可多生孩子，窮人就得多生少生，批評家將謂生育亦成爲資產和知識的專利，未免太過於自私了。我們知道今日經濟學的進步，早知注重社會全體利益，自非昔比，批評的意見，當在洞察之中，問題是在如何做一通盤的打算，倒是必要的。

職是之故，我們主張對於人口問題的處理必須同時兼顧到社會性與經濟性兩方面，也就是說人口增加的壓力和人口組成分子變遷的壓力，應該看是同等量的，我們在處理人口增加的壓力時，千萬不要忽視了當前人口組成分子變遷的壓力之大，同樣的我們在處理人口組成分子變遷的壓力時，也不可以漠視人口增加的壓力之大。的確我們可以這樣講，如果人類任意增殖而不知以抑制，人類將成爲地球之癌。癌究竟是病理上的產物，是細胞的增殖失却了控制的。現在的不受節制的人口增殖，正在引起一種確是可以稱爲癌性的情狀，我們需要一種適當的人口政策，量的調節和質的提高，俾能繼續億萬年來指向更完滿的進化趨勢。我們在這裡採用了「調節」二字，而不用「節制」或「控制」的字樣，是有着深長的意思，因爲節制和控制是硬性的圍堵，調節却是疏導，圍堵不可，疏導則爲必要，同時由於當前十五歲以下的兒童及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急劇地增加，以及鄉村人口大量的流入都市或工業中心，這些被視爲人口組成分子變遷的現象，是當前所必需處理的問題，我們決不能逃避現實，置之不顧。我們若能將福利政策適用到人口問題上面去，那是非常恰當的，我們在這裡把國際社會工作會議和國際工業發展會兩種意見勻調起來，俾對於人口組成分子的變遷和人口增加的趨勢看成是問題的一面，而不是問題的兩面。